



李振祥 编著

燭  
光  
之  
歌  
李  
振  
祥  
師  
生  
合  
集



香港人民出版社



# 烛光之歌

——李振祥师生合集

李振祥编著

⊙ 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名：烛光之歌·李振祥师生合集

编著者：李振祥

出版者：香港人民出版社

地址：香港屯门井财街七号力生大厦 2/F,E

出版时间：2013 年 2 月

版次：第一次出版 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简体字本）

印张：14.75

字数：110 千字

书号：ISBN978-962-8944-63-7

定价：58 元





蜀

光

之

歌

李

振

华

师

生

合

集



不是星星是燭光它沒有耀眼的光輝引起人們的注  
目它只有小小的真點顯示着未來和希望它沒有顯  
赫的功績為人們所讚賞它只有不停地照射換得周  
遭的喜悅它沒有富足的光源可以支配自己所需它  
只有透亮的心靈面對新潮翻滾的世界看得見點點  
燭光以其微小平凡純淨存在於宇宙間

李振祥老師燭光頌序曲  
逸風 蔣平 書於福州屏山東麓



蔣平 作

前页及本页均为蒋平书

# 目录

|                              |        |
|------------------------------|--------|
| 烛光·烛泪·深情——《烛光之歌》代序·····      | 蔡敦祺/3  |
| 不灭的烛光——李树《烛光颂》引发的杂感·代序二····· | 陈端坤/12 |

## 抒怀曲

|                                |        |
|--------------------------------|--------|
| 烛光颂·····                       | 李振祥/20 |
| 烛光散曲·····                      | 黄建斌/22 |
| 沙溪河之歌·····                     | 李振祥/28 |
| 我的思念在河上·····                   | 李振祥/30 |
| 赋呈李振祥老师教正·····                 | 蒋平畴/33 |
| 感怀·····                        | 黄闽森/35 |
| 老师——平凡而崇高的名称·····              | 孙锦文/37 |
| <b>五律</b> 再读《烛光颂》感怀·····       | 董声雄/40 |
| 愿师生情谊延绵不断·····                 | 林庚/42  |
| 如果没有你·····                     | 翁彬冰/48 |
| 我爱家乡的茉莉花（评点：一首改革的颂歌【高秀英】）····· | 李子山/50 |

## 一得集

|                               |        |
|-------------------------------|--------|
| 革命道路的艺术写照——学习毛泽东诗词札记·····     | 李振祥/54 |
| 只言片语·····                     | 李振祥/63 |
| 应当重视素质教育的起步·····              | 刘晓珉/65 |
| 知识不可忽视 重在提高能力——由中考语文试卷想起····· | 李振祥/73 |

|                        |        |
|------------------------|--------|
| 民族精神的闪光——古代文学入门谈·····  | 李振祥/76 |
| 永开不败的花朵——漫谈古代民歌魅力····· | 李振祥/81 |
| 模糊语言及其应用·····          | 李振祥/86 |
| 关于儿童情商教育的几点思考·····     | 徐宝珠/93 |

## 桃李篇

|                         |         |
|-------------------------|---------|
|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杂读杂感·····    | 林正德/101 |
| 讲坛名师——我的高三班主任李振祥老师····· | 黄闽森/108 |
| 老师,时常想起您·····           | 吴森钟/114 |
| 人生的错位·····              | 孙锦文/120 |
| 我们和班主任的莫逆之交·····        | 张祥和/126 |
| 亦师亦友的振祥老师·····          | 陈韬/134  |
| 亦师亦友师生情·····            | 郑同/138  |
| 老师同学的招手呼唤·····          | 许国英/144 |
| 师恩重如山 友情深似海·····        | 黄宝重/148 |
| 穿过时间的记忆·····            | 林冠珍/155 |
| 永恒的烛光——记我的恩师李振祥老师·····  | 张少刚/162 |
| 良师益友·····               | 方少雄/170 |
| 写作课上的琐忆·····            | 黄锦祥/174 |
| 师爱如父爱·····              | 黄春梅/178 |
| 感谢遇见·····               | 翁彬冰/183 |
| 后记·····                 | 李振祥/189 |



# 目录

|                              |        |
|------------------------------|--------|
| 烛光·烛泪·深情——《烛光之歌》代序·····      | 蔡敦祺/3  |
| 不灭的烛光——李树《烛光颂》引发的杂感·代序二····· | 陈端坤/12 |

## 抒怀曲

|                                |        |
|--------------------------------|--------|
| 烛光颂·····                       | 李振祥/20 |
| 烛光散曲·····                      | 黄建斌/22 |
| 沙溪河之歌·····                     | 李振祥/28 |
| 我的思念在河上·····                   | 李振祥/30 |
| 赋呈李振祥老师教正·····                 | 蒋平畴/33 |
| 感怀·····                        | 黄闽森/35 |
| 老师——平凡而崇高的名称·····              | 孙锦文/37 |
| <b>五律</b> 再读《烛光颂》感怀·····       | 董声雄/40 |
| 愿师生情谊延绵不断·····                 | 林庚/42  |
| 如果没有你·····                     | 翁彬冰/48 |
| 我爱家乡的茉莉花（评点：一首改革的颂歌【高秀英】）····· | 李子山/50 |

## 一得集

|                               |        |
|-------------------------------|--------|
| 革命道路的艺术写照——学习毛泽东诗词札记·····     | 李振祥/54 |
| 只言片语·····                     | 李振祥/63 |
| 应当重视素质教育的起步·····              | 刘晓珉/65 |
| 知识不可忽视 重在提高能力——由中考语文试卷想起····· | 李振祥/73 |

|                        |        |
|------------------------|--------|
| 民族精神的闪光——古代文学入门谈·····  | 李振祥/76 |
| 永开不败的花朵——漫谈古代民歌魅力····· | 李振祥/81 |
| 模糊语言及其应用·····          | 李振祥/86 |
| 关于儿童情商教育的几点思考·····     | 徐宝珠/93 |

## 桃李篇

|                         |         |
|-------------------------|---------|
|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杂读杂感·····    | 林正德/101 |
| 讲坛名师——我的高三班主任李振祥老师····· | 黄闽森/108 |
| 老师,时常想起您·····           | 吴森钟/114 |
| 人生的错位·····              | 孙锦文/120 |
| 我们和班主任的莫逆之交·····        | 张祥和/126 |
| 亦师亦友的振祥老师·····          | 陈韬/134  |
| 亦师亦友师生情·····            | 郑同/138  |
| 老师同学的招手呼唤·····          | 许国英/144 |
| 师恩重如山 友情深似海·····        | 黄宝重/148 |
| 穿过时间的记忆·····            | 林冠珍/155 |
| 永恒的烛光——记我的恩师李振祥老师·····  | 张少刚/162 |
| 良师益友·····               | 方少雄/170 |
| 写作课上的琐忆·····            | 黄锦祥/174 |
| 师爱如父爱·····              | 黄春梅/178 |
| 感谢遇见·····               | 翁彬冰/183 |
| 后记·····                 | 李振祥/189 |

# 烛光·烛泪·深情

## 《烛光之歌》代序

蔡敦祺

### 一

曾经花过五年多业余时间，在公交车上、地铁车厢里将二十五史浏览了一遍，在拥挤而喧嚷的人群中，几万个古人的名字滑过眼前的书卷，数十个王朝的兴亡浮泛于缅怀的波涛，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上演于无际心海的巨大舞台……然而，上班了，当沉重的工作一旦压上两肩，那些书上的故事，无论是暴乱、战争、政变、维新、革命、改革，或是宫廷里的勾心斗角，还是王朝的兴起与没落，便全都变成灰蒙蒙的遥远的过去，过眼云烟立即消失在眼下的工作中，并没有对我的生活发生多少直接的影响。

退休了，还常常被革命老前辈拉去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但嗜史的脾性却使我不由得时常会重读浏览过的史书，于是在万籁俱静的深夜灯光下，几万个历史人名、无数个历史故事又如几十年前那样从眼前飘过，在心里上演，直至东方发白，黎明又至……

但是，与几十年前不同的是：每当掩卷反思或弃卷欲睡的时候，眼前却不是被古人占领的舞台，而往往会浮现一些很实在的面孔，他们的形象是那样的真切，他们的言行举止也全都如在眼前。这些人物不是纸版书上的人物，而是因读史而联想起来的曾经在我生活中活跃过的人物，不是古人而是今人，当然，也是未来人类会称之为“古人”的人。

其中，与我缘分最深的该算是李振祥老兄和陈端坤老弟了。

### 二

其实，读史无非是在读人。几十年读史，读的都是书上的人。尽管读罢常常遵从师长的教导努力去辩证地唯物地进行分析，谁是什么阶级，谁是谁又是代表什么阶级，但

愚钝如我，总是闹不明白：战争、造反、暴乱、政变、维新、改革乃至《红楼梦》里的宝黛之争、贾政训子、焦大醉骂等等都是“阶级斗争”吗？历史上多少皇子弑父、兄弟相残、夫妻反目、亲朋成仇等等也都是“阶级斗争”吗？唉，这人哪，这社会呀，这阶级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天，在福州西湖边我的宿舍里，李振祥老兄和陈端坤老弟来喝茶聊天，谈起文革旧事，大家感慨唏嘘。在换茶的片刻沉静里，老李忽然感慨地微笑道：“老蔡，从前我们都相信阶级斗争的理论，可现在我想明白了，我相信‘人性论’了！”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几十年的思想困惑，直到年过古稀的此刻才被老李一语点破。我顿然有了体悟：原来“人”都有其本性；人，其实只能分为两大类：好人和坏人！也就是性善之人和性恶之人！

纸版书上的人固然有两大类，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也确实就是只有两大类：好人和坏人！善人和恶人！

几十年深交，令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老李和陈都是我生活中的大大大好人！

### 三

我和振祥是“三同”的挚友：第一，我们是同窗，都是福建师院（今福建师大）中文系 1961 届毕业的同学；第二，我们是同事，是 1961 年毕业后同时被分配到师院附中任课的同教研组（语文组）的同事；第三，我们又是同命，是在文革狂飙岁月里同命运同呼吸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是在 1966 年 6 月 7 日同时被打成“反革命”、“右派”、“黑帮”的同灾同难的“难友”。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当年我们还年轻，都是当代精英人士所嘲笑的那种“理想主义分子”，都是傻乎乎的相信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学教员，而且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从这个理想的原则出发，我们从来都将自己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颗螺丝钉”，党叫干啥

就干啥。当时同校甚至同教研组有不少人慨叹“当教师是做蜡烛，烧毁自己，照亮别人”，可老李跟我说：“当蜡烛就当蜡烛呗，只要是有利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事，就总得有人干。别人不干，我们来干。”而他确实说到做到，据学校领导调查了解，他任课班上的学生和学生家长对他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效果都是众口嘉誉，无不给他很高的评价。就是到了今日，仅从这本小书里刊出的那些文章，岂不也都可以看出当年老李这支“蜡烛”曾经发射出多么耀眼的烛光！

这支巨烛的烛光已经闪耀了五十多年，至今还照耀着他学生们的心灵和人生的道路！

#### 四

人生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宇宙万物都有其固有的不可抗拒的命运：蜡烛一旦点燃，烛泪必定随之。

1966年4月，文革态势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报刊上批判“三家村”正掀起高潮。4月24日，由振祥倡议、我执笔起草、端坤和四位同事赞同，我们师院附中七个小青年教员干了一件今日人们都可能会嘲笑的大大傻瓜蛋才会干的事——贴了校党总支一张大字报！那就是师院附中校史里说的那张“4·24大字报”。

这下不得了，捅了马蜂窝了。大字报立刻被“拍照备案”，还被全文抄录存档。党总支派人三番五次向我们施压，要我们交代出“什么目的”、“后台是谁”、“是谁策划，是谁执笔”，还要我们立即自己将大字报撕下来，要写检讨向全校师生“消毒”、“请罪”……

小青年们毕竟是“初生牛犊”，我们回答：我们的后台是毛主席！我们的目的是反修防修！我们没有犯错误，没有什么好检讨消毒！党总支应当对我们揭露的现象和提出的问题向全校师生作出解释！

结果这张大字报在附中一部后门内大布告栏上贴了一个多月，估计全校师生都看过

了。在此期间还有两位年轻教师自动来在大字报上签了名，使“七人大字报”变为“九人大字报”。而这也成为我们在5·16后特别是6月份以后遭到数千张大字报围攻、被打成“反革命”、“右派”、“黑帮”、“牛鬼蛇神”的起因。七人之中，振祥、端坤与我被称为“附中三家村”，振祥当然是“村长”，叫做“摇羽毛扇的”，我叫做“摇笔杆子的”，而端坤挨批斗的理由更令人诧异惊讶，文革初他与我都是“反党分子”、“漏网右派”，到文革中期他竟变成“5·16联动分子”了。绝对很坦白地说，那时候，什么“5·16分子”，什么“联动分子”，我根本是头一次听说，估计陈端坤也是直到被押上批斗会台上时才头一次听说。

话说回来，1966年6月7日，本来十分平静的校园忽然热火朝天，满校园到处贴满大字报，所有大字报矛头所指都是4·24大字报的签名者，其中攻击重点当然就是“附中三家村”，于是我们跟全国老百姓一样都被卷进了文革狂飙……

李振祥这支“蜡烛”从此开始了其十几年的“烛泪”生涯。

6月7日附中大混乱之后，接着是工作组进校，于是干部斗群众变成群众斗干部、群众斗群众，于是停课闹革命，于是福建师院开始“踢开党委闹革命”。两年后，陈伯达说“福建师院是个大疙瘩”，于是师院被“坚决砸烂”，师生被“处理”去外地进“五七干校”，只剩下少量大学生和附中师生留在福州“斗批改”。林彪事件爆炸前，工宣队进校“领导一切”，接着是军宣队进校“支左”，社会上刮起武斗风，但附中教师们则要“清理阶级队伍”，学生们准备上山下乡……

我是事隔多年后才知道：附中6·7“万炮齐轰三家村”是附中党总支某几个人决定的镇压群众的重大步骤。据曾经贴我很多大字报的一些学生后来向我说：6月5日下午在学校团委会办公室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座谈会”，由校党总支部署学生“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会后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学要去联络其他同学拟稿写大字报，揭露写4·24大字报的反党分子的罪行；6月6日，以校政治教研组名义在4·24



大字报旁边贴出一张题为《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大字报，并由学校政治教研组教师分头组织学生写大字报，当晚全校几座大楼教室里灯火通明，有些教室灯火一直亮到天明；6月7日一早，学校食堂里早已煮好十几大桶浆糊，学生们开始忙着抬着浆糊桶拿起大扫把，将彻夜不眠写成的大字报在学校所有可以贴大字报的空间贴出来……

这就是1966年6月7日师院附中“万炮齐轰三家村”的幕后秘闻。所以，6·7当天上午，我们一群在4·24大字报上签了名的小青年教员准备上课教书时，全都傻了：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天上午附中根本闹哄哄的不上课了。我独自在学校转了一大圈看大字报，估计校园里一夜之间贴出的大字报不会少于一千张，点名批判揭露我、振祥、端坤的“反党罪行”的大约各有两三百张，其批判的口径完全一致，甚至用词也大多类同，可见此举完全是在“某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摇羽毛扇的人物”的部署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分工、有明确目的”地发动的“坚决保卫党总支”的“革命行动”（注：上文引号中的词组全是当时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里的用语，绝非笔者杜撰）。振祥后来曾跟我说：“老蔡，我看了贴我们的大字报，只要其中有一条是真的，我们就全都黑了！”

6月中旬，师院那边也闹起来了。6月12日，由福建省军区派出的工作团进驻福建师院，有个小组进驻附中，学生到处贴大字报之风已经无法控制。在继续有大量“万炮齐轰三家村”大字报的历史背景上，出现了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我认为很不寻常的事：有一批学生自发写大字报为李振祥辩诬，贴出《我们的看法》、《李振祥是我们的好老师》、《李振祥不是反党分子》、《我们的好班主任李振祥》等等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员李振祥是一位很好的教师、班主任，绝非党总支号召同学“揭露”、“批判”、“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什么“三反分子”、“反革命黑帮”。据我所知，在十年文革时期，全福州乃至全省，只知有学生贴出批判教师的大字报，没见过学生为老师辩诬的大字报。但我们附中就是有学生敢于主持正义，实事求是写出为李振祥辩诬

的大字报！而在“揭露”、“批判”所谓“附中三家村”的大字报后面，我还发现经常有人用学生作业本纸页抄写一些《毛主席语录》贴上，有些是意在指出那些大字报矛头所指明显的错误，如“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有些则是鼓励我们“三家村”坚持斗争的，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甚至有引用西方“资产阶级诗人”诗句很公开地与党总支、政治组唱对台戏的，如：“既然严冬已经来临，春天还会再遥远吗？”（记得这好像是雪莱的诗句，当时正在横扫封资修，试想当时敢抄雪莱的诗句并公开张贴出来，需要多大的勇气！）

这些同学的大字报和抄贴的语录，对那时“陷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的“三家村村民”们无疑是极大的鼓舞，使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黎明一定会到来。后来我曾经对振祥说：“老李，有你班上学生主持正义，还有那些不知名同学的支持，我们都值了！”

是的，蜡烛一生的意义就在于发光；蜡烛发光就自然有烛泪随之；烛炬成灰泪始干；但当烛炬还在燃烧烛泪还在流淌的时候，就能看到烛光照耀过的才十几岁的孩子已能明辨是非，能用烛光下学到的道理实实在在地迈出他们人生光明磊落主持正义的第一步，烛炬就是立刻燃烧成灰又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

## 五

文革十年的故事太多，毋须在此唠叨。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三家村”历经磨难却始终没有崩溃，三支烛炬至今也都还没有烧成灰。

我也许算是三人中最为幸运的：早在1974年，我就碰上跳出“火坑”的机会，调往厦门工作，而且文革结束不久就能携眷来香港定居，开始了在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生活。

可老李、老陈就没有我的好运气，他们都是被紧紧拧在附中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就算文革结束了，也还有无数个理由时不时被人拿来“扭拧扭拧”、“敲打敲打”。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有几次回福州办点事，还听老陈说起老李被穿小鞋挨整的事。那时我

一再交代端坤一定转告老李：赶快想办法跳出附中，否则只能在桃花山上流尽烛泪烧成灰。

那时尽管我常常怀念老李、老陈，可是香港生活节奏太快，不可能与他们经常联络互通消息，留在心中的只有深深的战友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在明报工作时，有一天忽然接到老李的电话说他有事来港，暂住屯门一位朋友家，希望能与我会面一叙。恰好我家也住在屯门，所以我一下了班就直奔屯门，晚上依约与他在他朋友家附近的公园见面，互叙别后。

这次久别重逢长谈，我才知道：老李在多年被穿小鞋反复“修理修理”、“敲打敲打”后，终于决定离开桃花山，申请调回老家工作。他迅即被三明大学调进，不久就评上教授职称，这次来港时已经当上中文系系主任。我不能不感慨造化弄人：一位大学教授、大学系主任水平的共产党员在附中却居然没有立锥之地，不能不逃奔梁山。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最后我只能以我们4·24大字报的一位“难友”的话来宽慰老李，这位“难友”早在文革后期就说过：“文革暴露了每个人灵魂的模样！这些年我们该要好的人都好够了，该得罪的人也都得罪够了，所以死了都值！”这样的话，在文革当年的确是“派性极其严重”的该“痛加批判”的话，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却不能不这样想、这样说，因为这话里蕴含着“吾道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的义气、骨气，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宁折不弯的精气神。

回头想想，当年在4·24大字报上签名的九个人，始终没有被对立面“逐个击破”，没有像别的“群众组织”那样出现卖友求荣的人，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也从没有出现过“一阔脸就变”的变色龙式的人物。不但教师间战友的情谊深厚，而且附中学生们每当我们挨整的时候也会自动伸出援手。最叫我不能忘记的是1971年我被军宣队、工宣队抓起来，在办公楼临时牢房关押了将近两个月，那时除了陈端坤故意高唱样板戏“一日三餐九碗饭，一觉睡到日西斜”来鼓励我，还有学生跑去省军管会请韩先